# 鐔墟堂摘稿

# 鐔墟堂摘稿卷之七

明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 序五

贈大司馬李克齋叅賛 留都機務序

嘉靖四十年春留都言官會疏叅賛尚書御營李

失體

上允其議下部更置廷推非少司馬克齋李公不可名

上

制曰俞 賜

勑以行同鄉在朝者胥慶
聖明簡注得人屬予言贈予竊跡公履知公所以篤佑
於天者厚矣夫天生豪傑非徒使其膺榮獵寵自
逸其身已也固將為
國家排難解紛福生民而利社稷公宏才天植淬以
問學讀墳籍不落塵寰多發前賢所未發而志存
天下挺特不可撓由儀曹至中丞所在以經術飾
治樹不朽業宇內相知者咸喁喁然冀吾柄用謂
必有以震天下乃養素林樊幾逾八年至東南多

虞始䂓濟時艱造物者得無意乎夫變故之臨固
天所以顯出羣才也而戡亂捍災非浩浩撥蒼虎
者可以偶試自乙卯以來倭起吳越飛刃淮揚歲
無寧宇前後遣大臣經畧類徵調四出糜費犒賞
無下數百萬然不敢發一矢當其鋒者致廑
當宁軫嘆乃從人望用公秉鉞其地公文武兼資靜居
籌事變甚熟自甲已無倭矣至則自喟曰安內所
以攘外紛紛請募徒滋擾耳下令禁煩苛惟養民
練兵為固圉計及己未夏各島連艘入寇勢張甚

公計寇由三道先扼其險要使不得逼

陵寢泝南京梗運餉獨留絕地遺倭身先士卒誓死戰

以致廟灣姚蕩等處所向凡八捷隻艘不返逆之

各島鷙形潛蹤不敢渡江以北者數年既而從戎

留都值營卒煽聚戕辱大臣官民騷動賴公先機

默斷擒首惡宥脅從人心有所恃而復安敬奉

勅處分罪罪釋釋允協機宜非公勝算素定而伺其善

於應變有若是乎時闔城官民皆願卽假公祭賽

懾其邪心會瘐絕塞中

御札錄公名問輔臣尋名理團營佐本兵蓋需公陪廟
論坐制四夷討甚遠也不意孽萌習貫軒囂傲大
吏恬不畏明而又用公剸割非盤錯之會天欲於
是別其利耶語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以威足震
也今獷悍相效戢之爲難然豢養之技非有雷汛
之矛尺籍之伍不同鳥合之冦公威望素著足懾
其衆而呼吸風生取自心畫固知持挺者不足逞
矣況
太祖威靈震赫在上重以

聖德包涵高厚如天地以公百試不折者撫驕卒自將改心圖報使根本重地永有攸賴異日宰衡天下淬勵才賢贊萬年丕丕之業固於是行卜之公豈徒出也哉吾豐方際盛會喜公與西野宗伯並登八座敬著景仰者爲公頌見天之所以厚公者固有徵也

陝西鄉試録序代作

嘉靖辛酉陝西如

制賓士巡按御史某寔司監臨淶惟

國家重典肅率百執夫誠恪恭以稱
明詔某應聘典試事竊嘗讀經籍知關陝披山帶河元
氣所萃自羲皇堯舜文武繼天立極一時左右如
六相五臣及周召諸聖臣皆雍產坊頗循潼華歷
幽岐以觀其山川之秀庶幾有名世者得而友之
廼今秋八月叨校士茲土行求真才如隆古者事
今上也敢不慎諸於是申諫諸同事者而告之曰
今上御極德侔三五思仁賢是猷匪文技是肆其殫厥
心擇學有本原達時務者錄之諸不經訓勦異說

者置弗閱既夙夜擲卷披品雖其言人人殊類根
物切義深厚馴雅有終南盤亘千里之勢而包蓄
不露脉絡燦然若河納百川從天而下淵乎莫測
其涯涘通取其文之優者六十五人以
獻遵制額也烏乎茲六十五人者其亦有卓然名世
如古良佐矣乎夫關陝地靈今猶夫古也而人才
化成實由於
聖作歷觀聖帝迭興以精一敬義爲傳心之要其卦象
畫於成紀二典述於嬀墟雅頌陳於鎬京與夫國

史周禮莫非精蘊所存故諸聖臣得於見知者以
一德相承贊呈猷熙帝載開王業非秦漢以下隨
世就功名者可比擬多士生於其後所誦習者古
聖心得之餘也恭遇
今上壽考作人以敬一之緒
吐諸絲綸
頒之黌序俾藏息於其間者接目銘心蓋悠然不自
知其身遊三五之世而適光明之會也夫交龍襄
首奮翼則浮雲四流霧雨咸集士之快覩於

聖作者何啻雲霧其平居望長安覽古聖遺跡恨不得躬親其盛而事之茲以文見録闕然散一之旨無讓前脩及其燕逌歌鹿鳴四牡以下諸詩奏韶武以風之孰不颯颯乎懷周行之示乎然才以事見必底績乃爲實言關中在昔黎民且於變矣雖兎罝武夫足爲公侯干城腹心而同胞之民平居亦相與脩戈矛矢同仇方今所需者干城之幹與敏德同仇之心也多士親沐

教育不同於凡民況自鄉而升行備使稱使異日盡公

不徇私秉節不顧身而況之以道德豈不足以有古良佐弼成昭受之命耶是不徒諸士自成其信而某某亦藉與有榮焉是錄也主試則某某同試則某某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遴士以選則提學某特某總督軍務某拊循內地某某某某各拊循重鎮某某某各按歷地方咸統理方畧垂範樹風某有事茲土觀厥成某某某並相厥成錄將獻謹序其端以告成事云

廣西鄉試錄序代作

嘉靖辛酉秋八月例大比天下士監察御史某按
廣西職司監臨夙夜祗懼思茂對
聖天子求賢至意聘某某典試某某分試而提調則某
某監試則某某某餘百執司遴選以從遂晋提學
某揀士若干三試之遵
制取五十五人解錄其文以
獻某謹稽首颺言曰猗歟盛哉
今上道化人文之美於粵士而知之矣自昔盛治莫如
陶堯史臣誦放勲之極光被四表萬邦黎獻共為

帝臣豈不謂明德之被見於人才而化成之效必
於其最遠而著者是徵耶廣西古百粵地僻介嶺
嶠與蠻獠相雜風氣閟鬱者數千餘年至我
太祖啓運再闢洪濛建學育才於是文治日洽出而賛
鈞衡布臺省茂著勲猷者代不乏人
聖天子膺
天御極同符于堯
詔諸藩貢士凡十四舉而粵士與于遴拔者類攄英懋
實倍蓰于前辟之璠璵産于沙礫中而澤自輝夫

豈偶然哉蓋元氣鍾於人文自北而南其發揚也
有時而所以應時裁成者以
聖人久於其道也廣西居幅員西南極界當
聖天子所面之方是謂離位離者明也萬物相見明盛
之謂也今
陽德麗正四十餘年文命所及如日月之照臨無遠邇
面即草木興彙猶欣欣向榮況養育於庠序中沃
灌本實孔厚有不彪炳於文明如萬物之相見矣
乎故精英暢發識者謂鬱金犀翠之珍蒙藤仙茅

之奇不能當也必於人才乎發之圖宣濯耀光華炳然蔚然月異而歲不同也今次第其所試文不爲支詞曲議率憲經印史澤之於道其析理體事奇氣軼逸隱然如桂嶺摩天蒼鬱不假雕飾而思深旨遠條貫古今又似灕波汪洋莫殫涯涘是雖山川蘊積之久至是始發而拔除舊習望迎新美於是仰

聖德所被深遠矣古人觀一方以卜天下即廣西人文有若此則中州可知繼是賢才濟濟𢿱贊

聖明久道之化詎堯之百有八十九年已耶抑予聞之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以言不足貴也而躬行之
難陶唐之時黎民且敏德矣於靜言者猶警庸違
諸士生逢昌運親見
帝堯於
今日褎然應茲舉者凡五十五人莫不以陶堯之道自
陳然唐虞之際有五人而孔子稱以爲盛以才之
難也使五十五人者施諸事任不以五人自期而
或庸違寧無愧於敏德之黎民矣乎故序以後諸

士所遭之幸而因以勗之云

贈垌卿苟和溪歸省序

聖天子御宇內四十一年

皇極殿美成太僕寺少卿和溪苟君以兼御史監察工程詔敘功晉一級例得補京朝三品官一日謂予曰予父東麓翁年今七十有七老矣往予尹金壇擢御史差視直隸河南山東牧政三年事竣格例不得歸省後

三殿釐興奉

勑監察歸期難卜數奉書請吾父就養弟允遂不敢強
令曠違數年其敢佚
成命忘吾私耶遂控悃乞歸省
詔可之予於是服和溪爲孝子知東攏翁之所以善教
矣閩中井絡坤垠風俗淳厚自昔稱善教子者必
推陳氏自文惠兄弟舉進士高甲等爲顯官其父秦
國高年在堂每秦國燕客坐文惠兄弟左右侍立
坐客蹜踖不安求去秦國笑曰此兒子輩爾當時
莫不以爲陳氏榮東攏翁儲治世具遊邑庠三十

餘年不錄有司翻然告侍親養推所得訓和溪和
溪終能舉進士爲顯官蒙
恩封翁爲御史何思泰國之教徵於子然泰國教子忠
孝而文惠能砥名節建勛庸識者稱其不負父教
和溪乎金壇峻義彰種種布仁德事而躬大邑田
貽百世不朽利民爭生祠及以御史清牧所在振
風紀肅官常豫冀青兗一帶並流膏澤父之
朝堂
壽宮及玄都玉熙等殿并都成諸大役動衆數萬俱

職司監察懲先年鼠耗相沿同予董任怒核實省

費不下百餘萬是效忠於國不愧文惠而東楚翁

之操心砥行寧有忝於秦國矣哉失求忠臣者必

於孝子之門和溪荷

新命甫須少俟補三品由此陪六卿晉八座不難也迺

急急陳情如釋重負蓋不徒以祿養為其親者茲

奉

命而歸也步棧道歷九阪惕然思往事忠孝勃勃不容

已抵其家酌春酒壽翁翁雖習靜山中喜聞

朝廷事和溪跪而對曰今

天子神聖邁三五興唐虞事業九卿百執事咸精白承

休德頡守嚴訓孜孜奉公不敢速官謗翁慶有子

如此將喜笑加餐矣時親舊聚坐見和溪命服侍

左右豈無跼蹐不自安而求去者乎翁止而留之

曰兒子輩爾又將發翁一笑矣其錦屏上下得於

見聞者否嘖嘖嘆曰五百年間前有泰國今有封

君均足以昭式穀洩山靈不其盛歟抑予聞之不

遺其親者必不忍後乎其君方文惠辭泰國還案

歷舉蜀事以獻宋仁宗嘉其明習國家體要特隆
委任茲侍翁談土俗民情槩於中翁促還朝有
詔問蜀事縷數以對
天子固將嘉納之矣其祿位視文惠同不同不足論而
遭際熙朝得竟其所學豈徒業著宋室已哉予於
和溪之行舉文惠故事以贈亦知都車馬赫臨卭
榮外家如相如之自矜者固其所不屑也

贈都諫羅一山晉貳應天序

宋史稱寶章閣學士程季與在朝讜論疊見有直

聲及敭歷中外所至多實政於是知忠於畎畝者
必明徵於事功較之擬陳言炫聲名而所行輒詭
者固不侔矣都諫一山羅君生于敘南與程公同
鄉居素覽仙侶翠屏鬱崒插天思毅然挺風稜而
岷江環帶一郡清澈涵虛又足以澄豁襟度至核
綜群籍檢程公內外奏議誦之鑿鑿切事情輒唱
然自許曰苟立清朝爲耳目臣所不[illegible]程公忠直
者豈夫也哉父之舉進士知潁上擢給事中累進
掌工科酬其所言是山川洩靈若有所待矣一山

感遭逢不偶益攄所學前後上封事不下數十疏
稽國是存大體不拘米鹽事了文具嘗奉
勑清查吳淞邊儲歲計深惟國家元氣所係不忍嚴賢
貧姦弊致績茂著者舉聞惟恐後其間有巨蠹侵
牟相市爲姦指摘其情弊如突峰奔濤駭人不可
摧撓視程公糾擿嵩之死黨繳駁士昌官職奚異
也然程公雖以直聲自奮爲讒邪所忌屢進屢退
及適歷表建三郡有遺愛在民俎豆不磨今
聖主賢輔一德一心與唐虞三代治功與宋時事不同

嘉一山盡言簡貳京尹非驗其所行爲轂下標自也耶古稱京師浩穰須彈壓當用桂後患文治之況應天居留都轄以臺省法尼不行加之強宗大吏百需市編氓不可檢制往往以稱職爲難一山在言路提節陳讜論玆度秣陵望鍾山撫長江思聖祖經營四方以此地爲根本陛守爲君貽謀何其遠也若畏憚彊禦卒不求振職於言路所指摘不有愧乎本昔日所欲言者敷之注措不求利已而求利國家利生民使轂下肅清行睹豪右大震之風而四

方眡則又不徒程公名高外郡而已語有之有大力量者必有大負荷程公忠讜天植終能結主知徵爲自外晉禮侍權刑部尚書加寶章閣學士勳業煊著于宋室與山列近侍風烈無忝于程公今貳京尹列卿寺有可樂聞者得以斷專決自達

宸聰讒搆如清之輩固無所慮而推轂多才者舉目皆吳平章徐樞密也由之崇階極品貴泰運則程公不得爲於宋室者而得爲於今日矣安知叙南山川不因一山而增其高深耶乎嘗聞程公知吾

鄉追慕其節槩今以部事與一山相關猶如程公
之在望也因給諫虛江張君等屬言贈書此以致
期望之私云

慶宮保朱蒐菴誕子序

嘉靖四十年六月朔日癸來人傳宮保蒐菴朱公
有佳氣鬱葱充閭至八日之吉果報誕子士大夫
胥慶祢于其家善祿命者爲之推五星庶貴壽
之祥予於是知天道厚仁人固不爽云漢史稱汝
陰何都尉年五十有八連生五子遇神人謂之曰

汝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汝之身理獄又多平恕天授符策廣汝子孫後至歲果復生三男累世貴盛罕比宋史稱燕山竇諫議年三十餘無嗣一夕夢祖父謂之曰汝輕財恤匱有陰功名掛天府賜汝五子各榮顯以後五子果為宋名臣夫人生大塊內蚤年有室而嗣者比比然至都尉諫議獨遲其嗣於中年不與塵紛爭豈其無以司之耶蓋天道雖常與善人然必俟德章著始顯其嗣所以砥示俗人使知積善之報明始觀其機

固甚微也公為東平王武烈公後裔王輔
成祖靖大難培丕基何異佐堯之烈大傅燕亭公以忠
貞綿世澤得公佐之孝友醇厚無幾微世胄習待
士大夫質行實心可對神明即藍縷繩樞之賤不
忍一語侵斥典禁衛二十餘年兢兢然惟徃行之
故比情推讞至再至三賴以生命者不下數百家
前後秪若
聖諭發廩施藥療饑療病俱以身先之獲實惠免瘦死
者又不下數萬人至於輕財崇義急人所急不責

其償與夫禁邏卒無敢恃勢牟擲平民種種皆仁德事是都尉之平反諫議之濟貧公兼有之而納祉滕休至四十三歲始顯其嗣與都尉諫議之郭溪異也矧都尉諫議仕非溉朝執國命無以竟博大之施其一念之善上通於天且爲之陰祐後裔有若此

今上秉帝堯之資加意元元任公掌禁衛事所治皆天下大獄條舒攸繫公以世德相承宣帝澤培元氣使天下曉然知法不可奸國本不可傷而社稷靈

長之慶賚賴之不徒都尉諫議之累行而已天之
所厚由晚成者必有遐福今騏驥骨秀已騰渥水
則鳳凰之雛將迭見於岐山即諫議之五男都尉
之八子未足喻也由之簪纓蟬聯累葉彌昌與我
明相匹休焉發祥不自此始耶予與公同督
朝工飽德尤深且久於衛帥魏君等之請不必審啼
識英物本其篤厚於天者慶之益信高門之有待
也

贈中州張封君夫婦榮壽序

儀曹副郎碧川張君介湖山劉君虛谷方君造予

舍言曰吾父年六十八矣吾母長二年八月十四

日七十初度辰也先期以憲副正和兄績成得

誥封如制正謨覊職司不獲奉觴爲壽耿焉夙夜冀得

先達一言俾二弟頌祝於前藉以悅吾親可乎予

與劉方三君謀所以爲壽者迺語之曰古之祈于

尊者多取類於神仙謂其懷玄葆精歷千禩而長

存也今西山盤亘江外爲洪崖子喬乘鸞控鶴之

地今若弟訪其人得其所脩玄同者調燮若親元

氣不愈于四陵松柏之祝遠人道者乎二君曰張翁夫婦慮古履矩以關有家恐幻說非所繇也予曰夫人子以能養爲孝聞東湖水清有白金魚甚美見於宋人徐侑題詠又梅嶺出羅漢菜以靈觀尊者得名今若第取以奉若親可以順貞延年不愈于美瑤泄之極不可以力致者乎二君曰張翁夫婦性嗜肴約於諸子進綺殽置重肉輒麾之不御恐一身之養非芸藥也予曰夫樹德者百年言陰功爲天所佑由老耋至期頤未已也今若弟散

若親所積振貧雖字流殍以迓祥增筭不愈于微福冥冥者乎二君曰張翁夫婦素饒聚不自嗇運歲大饑粟價湧貴獨倒廩是人所急俟豐稔始償其息不計甚或不責其償宗族賴以朝夕者四十餘年恐望報非其志也予曰夫三者皆世之人子持以壽其親若翁夫婦不是快焉豈固有大於此乎二君唯唯進而言曰大張翁者諱元芳號中州質直好義人也幼攻舉子業謂功名可立取因父思逸公年浸衰嗣止翁令代理家政奪所志配盧

又儒族逵宦理思振其宗故大歸以未竟之志諉
四子不問寒燠及伯憲副叔儀曹相繼取進士膺
褒封又不欲子效塵紛競榮利惓惓以禔身體國爲
訓至於叔季正思正誼育黌庠無非教以治世具
一切輕纖之文戒勿習充斯志也豈以得年爲慶
已哉予曰然哉大孝養志是在憲副儀曹諸昆弟
矣昔荀氏以八龍昌閥竇家以五桂起譽論者歸
本於所生謂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其類有固然者
然使八龍五桂不能恢所學策勳實垂呆不見其能

娱親也已中洲夫婦有博大遠志欲揭揭垂後世

憲副儀曹諸昆弟始終佩庭訓焉

天子効力宣猷聲光施後世使人羨而慕之若荀之八

龍竇之五桂有以成親之名於不窮則益年不待

於神仙養身不假於甘旨而澤究鄉人者亦不足

以竟厚德之蘊矣持是令若弟頌祝於前不足以

悦其心耶二君作而言曰可以壽張翁夫婦矣願

書其言付儀曹歸壽

慶少保歐陽約菴一考晉桂國序

嘉靖辛酉秋九月太宰約菴歐陽公以少保一考

詔晉階柱國贈及三代理卿吾厓王君等授簡于予俾

銓言致賀某惟我

朝革丞相設六卿分職而吏部尚書獨看諸曹即古

太宰之任也其間以勳德加至三孤者吾江右惟

泰和王文端公以少傅兩考延今一百一十餘年

安成又有公繼之茲出於吉此豈易得哉吉之山

川麗厚来自衡岳絪緼蜿蜒盤亘千餘里故靈秀

所鍾類多名德然發洩每乘乎世運而篤培自天

亦未始輕有所畀況大宰古稱天官謂其至公至平如天之無所私也而三張文爲貳公弘兆崇秩使非存心至公至平其何以勝寅亮之任乎天知文端之可以付囑也於是篤厚焉使之首事

成祖繼輔

列聖以終其所託而文端則小心畏敬以抑名菴不敢以易處難及奏罷避嫌盡歸吏部甄汰惟持衡臨之無幾微恩怨意故四方競得人窺風嚮息咸遂

劉文安公稱其膺政事之寄望冢宰猶道德之選

至歸傳兩無所媿信矣
今上御曆中興聖明神武同符
成祖於人才忠佞舉不能淆蓋天之所援以永皇祚者
也而用人弘化獨以簡公謂不肖本哉夫才因事
見德以文孚知所以事其君則知所以承孚其天
今上君天下四紀于兹綜核吏治培息元元無一念不
與天合公乘運而奮歷中外所在流聲文之撫
鄖陽奠留圻鎮兩廣巍巍屹屹布仁燎威以託于
世口碑達四陲無間旣而召掌邦禁邦土政長內

臺於民隱國計長筭却慮求不耗元氣罔餙情炫
能爲震代計肆令承天之錫保
聖躬柄銓政爲
國家柱石蓋清通簡要克符約菴之稱而謹愼褒於
聖諭已非一日所積矣翁知付託在是也懲士習澆囂
吏多耗眊不職乃秉公平之心奬恬退振淹滯擇
諸曹及藩臬況正者數人登之清秩以風其餘而
天下莫不曉然知所承式絶巧宦念較之文端勳
德不前後而一揆耶夫一方之人才闕

國家之氣運秀文端之向用也時江右有文貞爲元
輔繼之陳芳洲故蟬聯于朝如周文襄王文安錢
文肅李忠文諸老並濟其盛今介翁屹然爲元輔
公以孤卿居銓府於是同鄉後進秉時彙征奏能
宣猷彬彬焉稱盛不猶器之有型範工之有標準
者歟夫景前修而仰止不啻高山翁同介翁領袖
後進以表衡岳之靈秀足以仰副于天而天相國
家畀之以文長治則必保佑我公由一考而進之
崇階益封驂驂無疆固不徒文端之兩考而已愧

予寡昧不能如文安揄揚文端之盛爲美然侍公於
工曹挹休休之度最深固知正人咸登社稷靈長
之慶恒必賴之詎有耀于同鄉已哉

慶黃月峯山人八十序

昔人謂臨汝士風樂詩書薄仕進以予所考次如
謝堂溪黃去私章從軒著廣微譙談及屯田議脩
和嘗見諸書俱隱然負治世具不求聞達益信前
言有徵今靈谷銅陵左右意必有積學東行如謝
章諸先生者隱于其間以身籍于

朝無縱弍之也一日見廷尉氏黃君紀刻及翁月峯山人適意集身跡林樊學通古今不爲俗儒語問之則曰家君素明經術淹貫百家子史値先大父年老無他兄弟悉付以家政遂厭科舉力耕養孃親中年棄舉業讀書遨遊吳楚故疆每遇登臨弔古往往形于詩歌茲集適感事觸物而作者不盡其所蓄云又問山人年則對曰今八十矣精力強健拜伏行步如少壯然平生砥行範俗浮煙塵利於紀擧進士今令長垣擢御史不輒矜喜及聞紀以御

史劾閹豎遭反噬也不輒驚懼既報官廷尉貽書以
聖恩寬厚勉紀竭力圖報無一毫芥蔕意蓋蒙君志本
自適者有如此嗟乎若山人者豈非古隱君子之
遺哉天寵爵重祿固世之所奔走而白首不衰者
然翛然起翛然仆獨躁長吁志竟莫適因之泄越
其精神伐生促歸者比比而是由山人所著述品
隲其踐履如咏四箴自警及檢點身心有表裏交脩
之益題漁樵耕牧居然以忠義自況不為耽寂下
槩叙事示諸子諄諄勉淡薄治生精深造道以足

踉惑他歧爲戒詩寄兄弟叔姪友于之情藹然見於言表至如贈彭揮使則欲其整閫外綱維贈唐舉人則欲其著昆彛聲華贈保静把總有捷下東山一局棋之句信乎抱治世具不輕於一售者使策名廊廟秉麾方岳充其所言勳業可勝道哉語有之出處無定名求其不可朽者而已謝章諸先生雖遁戢不出無勳業表見而藴蓄所著爲朱陸大儒所賞鑒名流至今山人冷然保素無悗謝章諸先生其爲子姓立模矱仕者不敢速官謗處者

不敢負鄉評學校翕然推重敦請為鄉賓薦舉為約長俱固辭不獲使聞者常有所慕企悃然如不足較之偷榮竊祿泯泯脉脉為世詬厲者何啻薰臭之不類也天又以其志之未竟者光發於四子叔為廷尉伯季仲為庠彦其諸孫二十餘人繩繩然衍書香於無疆是山人隱行質言可與譙談諸書並稱而遐齡慶澤視之謝章諸先生則過之矣予無緣式于其廬風示鄉人於山人壽日書付廷尉氏侑觴庶鄉人有所取則不必朱陸之賞鑒而

後爲重也

贈節推吳樞李之建寧序

吳興故稱多文學才士至于今益彬彬盛矣予昔校士其地有孝豐吳生樞李者博學攻文根理道洞時務心甚異之拔冠州諸生州諸生自以爲弗逮今春赴南宮取前列試

廷對裒然首出乃竟第三甲蒙

恩除建寧府推官非惟良折獄必文學其選矣乎夫刑者人命所係其情僞微曖變態千狀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得其平也天文志紫垣有天理天牢二星皆欲其暗而不欲其明貫索九星曲似環狀口欲其開而不欲其閤凡昭然垂象示司刑者知所以平之焉耳況建寧風俗家有詩書戶藏法律豈皆祗視三尺而甘爲刑戮之民耶昔韓忠獻平洋州寃獄不忍錮人聖世故其子康國憲肅並守廷訓留心天辟奏案勿以多殺爲功茗源吳翁歷御史遷山東憲副所在稽天心平反案不異忠獻而未及大用有子霽裳由督學參大藩晉長吾江右

臯政今樞季文司理閩中是天所以顯仁者之有後也夫知天之心者可以知親心知所以爲仁人則知所以爲孝子古人於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猶謂之不孝況刑者一成不可變所斷所殺非特一木一獸而已其能不以天之心爲心而光若翁矣乎語稱世祿之家必有世德循之樹木者曰滋歲培由尋丈至於蔽雲霄不可抑遏康國憲肅體父心以孚天心故天篤厚之使並握大政爲宋名臣而忠獻之陰德益著樞季淹貫墳吏於古人

得失邪正於心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若身見其行事不爽毫釐茲升堂治文書冒纍纍待讞者匍匐伏堦下於曲直是非虛心以應之必有以得其情而惻然不容恕者由是郡無冤民可以質若務而上對于天矣異日政成徵列待從仰契

聖衷不次簡擢與黍褎益翱翔政府則康國慮肅事業于今再見而茗源翁厚德流光不有明徵也哉守昔以文取樞李今將餞之以行益信文學之足以飾吏治也

慶黃靜齋七十榮封序

侍御黃君伯容以考最蒙

恩封若翁靜齋如其官翁時年七十拜

新命同郡侍御白厓王君等咸以為榮求予言頌予見

曾南豐記撫州民俗樂於耕桑以自足於是知翁

之所以厚獲矣夫殖生莫如力耕以黃壤為上田

然天大無外地載無餘而春風萬頃非人所能予

奪者此寸地而已世人利厚獲恣其谿心東取西

攘勞苦終身不闕千累萬不輒厭而所在較町畦

樹荆棘轉盼間爲他人所并者比比相望是徒知
樂於耕桑不知所以自足也今諸君稱述翁德履
何其識心田明甚翁慷慨尚義人也讀書通大義
孫愿介潔挈觚繩古視穢言詭行若浼遇士夫崇
禮讓衣裘楚楚無飾情下貌喜濟貧乏之鄉鄰以急
訴輒不內揣盈縮紓之惟恐後與人言懇懇披肺
腑有質訟者溢言了辯各自輸釋常見里有病瀕
者輒自惻曰嘻夫孰非吾同類者乎以吾貲易民
命貲不重乎迺倡義捐貲建惠濟橋通往來以是

人免於涉又念本宗葉遡聲迹先人風澤易湮淆
率族衆創宗祠歲時祀若祖以聯世系既乃深自
念曰世澤之家必由賢子孫亢之蔑前聞以混塵
俗非夫也見伯子伯容質美有遠操延明師課治
世具時引古名哲事以淬厲之一切紛華盛麗戒
勿習此非仁義爲種自耕其菑穰者乎夫炯炯仁
義是爲百行之基固天之所付也完天所付者必
爲天所篤厚金谿居郡上幕古今以豪富膺腴
者豈少哉如蘩花過謝歷歷可數惟象山若翁守

寸地乎格於天天爲之生象山兄弟爲宋儒臣廷
及安撫諸孫世濟其美以是知所樂莫足於此而
爲田之上上者矣今翁以寸地種德無異象山若
翁而伯容卒能明象山之學雲蒸龍變舉進士補
行人擢侍御爲
天子耳目較之役役利人膏腴爲世詬厲者其所獲爲
何如也語有之種德者利百世言世世相承以仁
義爲黄茂而栽培之則深根固蔕播穫無窮翁不
以種德自足朝夕警惕恐子孫挾門閥躪轢里閈

任數機利築怨惟戒伯子希夔及諸孫務守寸地

毋貽書伯容諄諄以忠

君愛民毋忝所生爲耆蔡至刑厥張孺人亦罔渝則

是天啓百善之基使厚獲於世世詎止連千頃富

潤一時已耶予初見伯容由由然知適至然文則

覺其言恂恂情深如御醇也今跡翁德覆而繫之益

信式穀有自非徒然者因序以侑觴使郡人樂耕

桑者或有御焉必知翁之不用牛耕而後爲厚獲

也

贈戚忠甫知南昌序

嘉禾戚忠甫知南昌以守鄉封來問政猶之適粵者問道於粵人云乎未遍九州縣其俗嘗讀程氏遺書見劉立之問臨民其師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釋之者謂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處之自無不當因特此臨興化郡民興化之民無不安守政及君順天蒞掌郡事屢督太平凡事以情推之上下咸信必無間言於此知九州之人之情不外吾之情而得之明道之言非徒可臨民

已也人雖有智愚賢不肖之不齊其欲生惡死欲逸惡勞欲富貴惡貧賤違之天下無異情者使能聚欲衷惡即父母之愛彌篤乎此而司牧者類利便其身圖而拂民之情徒㳂智能修文具以要市之奈之何得其用情矣哉忠甫生長嘉禾習見長吏非一二可數有才不輕斂力不輕役囹圄不輕繫才子弟不輕遺棄不靡然愛戴同聲揄揚者乎反是而侵牟而殘忍而恣慢有不胥譏胥怨睊睊仇視者乎忠甫於其所欲所惡者而反省焉必不

出吾本情之外及取進士間過予第研理道論吏治得失聞某也賢則欣然思奮聞某也不職則蹙然見于眉不忍述是又欲惡之真情有感即發不假於矯飾焉者特此臨南昌之民而何待於外求乎晋志云豫章以耕誦為業則其父兄之情固不忍棄子弟見頓於明時者又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豈不欲相生相養長子孫於故閭中耶其衣冠萃止有文物以犯法為耻則不輕於干天憲為世戮民也明甚此皆情之所欲輸者固不異於嘉

禾之民之情也以嘉禾之民得輸其情則喜不得輸其情則怨曾以南昌之民不可以聚其所喜裒其所怨乎是故發奸摘隱非所以表智繩強鋤橫非所以廣威理劇剖紛非所以希能因民之情與之順治此三代以上吏治悶悶而明道得之於體驗語以教立之者也立之能佩服師言以之臨民遂聲存宋室名流至今較之竊聲跡於一時民無實德者爲何如也夫好遊者慕九州山川名勝窮攬遠探終不如故鄉山林爲可依以其本吾故地

也今之煇耀於條目慕九州山川等耳忠甫知所以戒之使民情得以上達則必以多取爲訾而供正額固有罷茵蒼大斛若劉安撫而信我者矣以故入爲殘而守三尺固有諭盜賊自新若張洪洲而信我者矣以小人流亡子弟不得成材爲憂而勤撫字廣誨育固有發廪療疫舉善以教若龔運判顧大守而信我者矣是何也推忠甫之情通之於民輸南昌之民之情通之於上官本吾心同然自不覺其孚契焉耳異日政聞於

上列侍從疏民情所欲輸者達之天下詎澤及南昌一
邑已耶愧予寡昧不敢以明道自待而以立之望
忠甫固甚遠也幸相與勉之

贈翰林檢討陸惟安歸省序

昔四明楊文懿公慶親壽誕侈爲奇逢盛事紀其
歲月顛末傳示後人豈人子慶親壽爲騰告希濶
事耶丈夫立身宇宙間績學致用莫不欲樹勛廊
廟光顯其親然身役於
朝違親日久往往有不獲其遂其私者觀文懿公叙

述官京師十餘年以史事嚴不獲歸覲鬱悶百端

及乞假

賜歸積慊豁然宜其感

聖主大造之成慶幸不能自已有如此云史氏陸惟安

生長四明與文懿同邑自嘉靖癸丑擢第儲養詞

林任史官至今壬戌十餘年每過予叙及若翁浮

川若毋包孺人咨咨悁悁輒以曠定息爲歎何異

文懿之鬱悶今蒙

天子遣封齊藩得便道歸省慶幸爲何如也文懿幸展

其私不徒仰戴

聖恩且歸本若父梅讀公厚澤之被若母大孺人孝慈貞淑之徵令觀集中叙梅讀屢屈名場除夕感賦攄忠孝素志當時和者如少司馬李公而下凡數十篇其發徵於文懿而厚食其報盖有本矣予督浙學重惟安介特不凡意其象賢有自因己酉同薦在京者咸稱浮川翁少業儒嗜理數之學於律呂皇極太乙六壬遁甲星曆等書不由師授過目即了悞尤精于天文推測災祥輒有驗既自推不

當為明世用乃養素林樊標示鄉人事父母以孝
聞處宗族里人崇信義不輒阿隨閭族有匱乏者
即自用不裕周恤惟恐後每遇解紛披赤了哲困
不釋服刑及包孺人亦閑內則家用肅然此其賢
心悃愊行與梅讀相符天人所以徵敎於惟安者寧
後楊氏矣乎自文懿於成化五年以史官歸壽一
時鄉人稱孝為榮延今九十餘年惟安亦以史官
使歸四明於癸亥首春值浮川夫婦並壽百七十是
鼓吹園而花放觀呼埊而雨來神從所欲夫豈偶

然予無緣見惟安舉壽觴計三陽開泰花燈燦門閭展堂布筵請浮川翁包孺人升於是宗黨親屬持斝進履如儀上壽浮川問使事若何謹對曰

聖天子親睦九族帶礪若大山即峻德茂勳無以加焉

又問 朝政若何則對曰

三殿奏功

聖壽日臻天帝百神固永永佑之矣浮川翁聞而喜怵不將咏歌太平慶為月湖逸老也耶古人有言上老重德其次重養浮川居素繩趨天步蟬脫塵利

心茲檢察惟安饑寒皆故書冷然不改儒生度信

有子抗節能脩即野蔌土蔬將嗜之不厭矣及慶

畢選　朝

聖天子嘉惟安秉禮藻行不次拔擢將來負重堤大動

名遍區域施及孫子繩繩相紹與楊門相炳燿則

浮川夫婦逸行因之章灼有以成其名於不朽謂

益父母年不用冊砂不甚然乎史氏宜徃同年編

脩陶虞臣等榮其行求予言憂爲擬論之如此益

信天道顯爲善之報者固厚而巧也

贈大參魏蓮洲之福建序

夫儒者攻先王之術起家奮激陳義批蠹正法高極秋天上規浩坰磑磑然自謂抱誠不二功可立就及有所委注類鮑逸惡勞耻民事爲塵纓少遇盤錯輒萎墮不勝詩其所言此與鏤脂刻冰者奚異也往予稽故實成化初如東山劉公有薦爲館職者不就又之有欲擢爲京堂官者又不就力求民事自效已而出叅閩政奉勑清海道簡衛帥總水寨兵造船艘備緩急葺庾計儲立收支法寨設

一節而親督之不半年海道肅清其規度宏遠可與淺中者道哉都諫連洲魏君在青瑣日久不纖舉毛擊了文具痛大臣競榮撫臣章賂邊臣規禍爭崇奢侈於是正士風有疏又宇内賦繁徭重民力煎靡各邊戍卒楞腹短褐歲疲征調債帥要恣爲措刻於是集議脩攘有疏至於查盤遼薊邊儲極論利孔弊源并賑卹畿輔革逋鎮彈留都驕卒前後數千言俱剴切事情不徒曰姑云云爾也茲出糸閩政爲東山過化之地寧不思所以光前烈

矣乎語有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東山當

承平之時不敢易視閩政積弊亦忠務在豫内銷

萌令閩自倭奴入噬以來郡邑赭然赤子死兵刃

者相屬也當事之臣征餉百出國賦不上供者數

年惟含育混貸廷須臾倏遷去未聞有訣策練兵

收汛盪之業者卒之疽根已成之藥罔功所當脩

攘鎮撫不徒青瑣陳列而已夫以邊情民瘼有槩

於中連洲戚戚在眉間如談人蹈湯火恐不即一

引手拯援茲湯火之狀得於目擊求所以豫内銷

萌奉
至尊之休德孰與夫席寵朝著抗空言無所建明者
之爲耶矧臣子大義志在行道爲不可朽者而已
由東山至今九十餘年閩人慕其休風遺澤稱贊
祝誦赫赫若前日事連洲充績自樹卑慮無及謀
猥節無餘計宣皇風厚邦本使奸宄潛格疆圉寧
謐寬
當宁南顧之憂復昔日淳朴之俗則東山事業實肇
于此而抗論於青瑣者人益信其非虛言矣

鐔墟堂摘稿卷之七終